

不可告人的夜

夜に忍びこむもの

渡边淳一

著

戴铮
译



不可告人的夜

夜に忍びこむもの

渡边淳一

著

戴铮
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可告人的夜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戴铮译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12
ISBN 978-7-5552-6364-7

I. ①不… II. ①渡… ②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7138 号

夜に忍びこむもの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1994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2018 by Qingdao
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5-2017-237 号

书 名	不可告人的夜
著 者	(日) 渡边淳一
译 者	戴 铮
出 版 人	孟鸣飞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(0532) 68068026
策划编辑	刘 咏 杨成舜
责任编辑	霍芳芳
特约编辑	张姗姗
封面设计	末末美书
封面插画	周 悦
照 排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大 32 开 (890mm × 1240mm)
印 张	6.125
字 数	100 千
印 数	1-12000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6364-7
定 价	32.00 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日本·畅销·小说

目 录

- 第一章 新凉 / 001
- 第二章 五月 / 013
- 第三章 秋冷 / 027
- 第四章 黄昏 / 041
- 第五章 夜寒 / 060
- 第六章 电闪 / 071
- 第七章 流星 / 092
- 第八章 长夜 / 110
- 第九章 花野 / 131
- 第十章 鬼火 / 142
- 第十一章 阳气 / 151
- 第十二章 东风 / 168

第一章 新凉

穿过喧闹的银座大街，再往东经过昭和大街，霓虹灯和行人顿时少了许多，四周变得一片寂静。

在人们常说起的东银座的料亭^①街，单行道的小马路上并排停靠着黑色的包租汽车，偶尔还会有赴宴会表演的艺伎踏着小碎步，从街上横穿而过。虽说泡沫经济已经破灭，可随着夜色降临，这一带依然隐隐闪现出昔日的繁华。

在一家料亭的黑色板壁前，两根木柱上搭着一根横木，成了一道古朴的冠木门。泷泽秀树刚在门口下车，“欢迎光临！”站在一旁负责领位的男招待立刻躬身行礼，同时向店内通报：

“国民食品公司的泷泽先生到！”

泷泽时常在这家名为“花村”的料亭招待客户，因而成了这里的熟客。

迎候在入口处的女招待将泷泽领上二楼，走进左手边一间十块榻榻米大小的单间。刚在末席落座，泷泽便对女招待说：“如果一位姓立

①一种价格高昂、地点隐秘的高级日式餐厅。

野的客人到了，请带他上这儿来。”

泷泽正抽着烟，喝着女招待送上的茶，一声“您的客人到了”，立野出现在了眼前。

“来得有点晚了。”

立野四下环顾之后，在秀树的一番礼让下坐在了上座，背后的地板上交错摆放着地榆和四季青。

“今天，就两个人？”

“不可以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
两人是堂兄弟，不过立野的年纪比秀树大了一轮。

三天前，秀树打电话约立野今天晚上见面时，立野说大家是亲戚，彼此很熟，在附近的寿司店或者卖关东煮的铺子里边吃边聊就行了，可秀树没听他的，还是选了能避开众人目光的料亭。

“该不是两个男人在单间里幽会吧？”

尽管立野故意开起了玩笑，可秀树却依旧紧绷着脸。

“今天确实有事想跟堂兄好好商量商量……”

“要和我商量的，不会是什么好事吧？”

女招待将银杏和开水焯过的百合根两样下酒菜摆在他们面前，还往杯子里斟满了啤酒。

街上秋意已浓，室内的空调好像也开得小了，不过下班之后喝上一杯啤酒，还是让人觉得浑身舒坦。立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随后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子。

“那么，你说要商量的，是什么事呢？”

“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才会想到和我商量吧？”

既然已经被堂兄猜到，秀树也只得豁出去了：“说出来真是难为

情,我跟一个女人搞上了……”

立野好像没在听的样子,继续喝着啤酒。秀树心里明白:这正表明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情。

秀树犹豫片刻,还是叹了口气,硬着头皮往下说:“其实,那个女人已经怀孕了。”秀树说话的时候耷拉着脑袋,一直没仰起脸。

此时,立野轻声说道:“原来是这么回事……”

“这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的。”

“那个女人多大年纪?”

“三十八岁。”

“比你小三岁。”

秀树到今年夏天刚好满四十二岁,所以准确地说,那个女人应该比他小四岁。

“早就开始来往了?”

“没有,认识也才一年左右。”

“那后来呢?”

“后来,不就是孩子的事嘛。”

“不用说,当然是让她打掉了。”

“我也想这么做来着……”

“她不愿意?”

见秀树点了点头,立野一仰脖,又喝干了啤酒:“那就麻烦了。”

“所以,这种事情也只能跟堂兄商量了。”

“这好说。美和子还不知道这件事吧?”

“我对任何人都没提起过。”

美和子是秀树的妻子,两人同龄,都是四十二岁。他们有两个男孩,一个念初中,一个上小学。泷泽这个姓是妻子娘家的姓。秀树在学生时代就与美和子相识,当时她的父亲已经是国民食品公司的老

板,从食品到洋酒,进口生意做得很大。美和子是家里的独生女,遵从泷泽家的意愿,秀树成了入赘女婿。那时候,别人都嘲笑秀树是“倒插门”,唯独立野劝他别把这事放在心上,极力赞成他人赘。

也多亏这样,秀树刚四十出头,就被提拔为国民食品公司负责日常经营的常务董事。有一次,立野曾向他祝贺道:

“我辛苦了大半辈子,五十多岁才好不容易当上个广告代理公司的董事。照你这势头,将来总有一天能当上社长。”

从表面上看,这的确称得上是平步青云,可正因为自己是入赘女婿,身为社长的岳父才会格外器重,妻子又是社长的掌上明珠,自然会在各方面多加关照。听秀树说了这些情况,立野干脆摆明自己极为现实的想法:

“那不是很好吗?反正将来一切都是你的。”

秀树就是喜欢立野说话不绕弯子,所以决定把这次的事情也原原本本地告诉他。

“可是,那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呢?”

这一点秀树也弄不明白,老在心里犯嘀咕。

“她知道你有太太和孩子吧?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她在哪里做事?”

“在东西出版社,是《美特蕾丝》杂志的编辑。”

说起《美特蕾丝》杂志,立野也只知道个大概。在女性杂志当中,它面向的是二三十岁的读者群,而且十分畅销。

“这么说,她是个女编辑了?”

“她在那里当副主编。”

“是这样的女人啊……”

正当立野喃喃自语的时候,单间的隔扇又被拉开,女招待将盛有

清汤和生鱼片的碗碟端了进来。两人默默不语，各自将对方杯中的啤酒斟满。等女招待离开之后，立野开口问道：

“可是，她肚子里的就一定是你的孩子？”

“嗯，这个嘛……”

“还没弄清楚，不能确定是吧？”

“我想应该没错，不过，对方还有个丈夫……”

“那么，她已经结婚了？”立野吃惊地望着秀树说，“那样的话，不是也有可能是他的孩子吗？”

“不过，她说在家里就一直没跟丈夫干过那事儿。”

“可是，那种事情谁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呀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他们尽管同在一座屋檐下，却各住各的房间……”

“这不成了家庭内离婚了吗？”

“而且，她丈夫好像那方面不行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他好像根本就不能生育，听说还去医院检查过。”

“所以，孩子就一定是你的了？”

秀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。

立野用手摩挲着脖子，说道：“和丈夫不能生育，就要生下其他男人的孩子，这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？首先，她丈夫会答应吗？”

这也正是秀树所担心的。

“如果她丈夫不答应，那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算了。他一气之下，一定会大吵大闹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立野突然压低了嗓门：

“不会真的想跟那个女人过一辈子吧？”

“你是说我吗？”

“你答应要跟她结婚，她信以为真了，所以想把孩子生下来？”

“不，我从来没有那么说过。”

秀树虽然喜欢跟她在一起，可还没想到过结婚那档子事。

“站在你的立场，确实不会想到结婚。”立野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也许，那个女人是看上了你的地位。”

“我的地位？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因为你是国民食品公司的下一任社长，如果把你的孩子生下来，再从你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，肯定不会吃亏。”

“不，她不是那种人。她说过，就算把孩子生下来，也不需要我帮她什么，一切靠她自己，不会给我添麻烦。”

“不过，那也许是不太可能的。一旦真的把孩子生下来，说不定就得跟她丈夫离婚，单身母亲的日子可不好过呀。到时候，总不能说‘是你自己要把孩子生下来的，跟我没关系’吧？”

立野自顾自斟满了啤酒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有个熟人，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，结果惹出了大麻烦。那个女人刚开始也说，我一个人来抚养这孩子，不给你添任何麻烦。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。可是过了三年五载，遇到生病什么的，生活遇到了困难，还是来找他。起初只是说帮忙给孩子付点学费，因为是自己的骨肉，他也不能丢下不管。过了不久，出于恻隐之心，他又每月给他们送去定额的生活费，一直到现在。碰到这种情况，他倒是没有怪罪她，结果母子俩全都靠他抚养。不用说，最后他太太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受不了刺激得了精神衰弱，到现在还动不动就大吵大闹的。”

立野的一番话说得真有点吓人。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凭他这么个人赘女婿，一定更加难以应付。此事一旦被岳父发现，惹恼了他老人家，别说家庭保不住，就连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岌岌可危。

“所以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去勾引良家妇女。”

秀树还记得在结婚的时候，立野确实说过这样的话，可谁能想到，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。

“这种事情跟课堂上学到的可不一样啊。”

立野好像是在挖苦秀树大学成绩再好也无济于事，可这种事情，天知道上哪儿才能学到。

“这女人可真够麻烦的……”

就在立野喃喃自语的时候，女招待进来把盛在大号铜盘里的烤鱼摆在了桌上。菜的颜色看上去十分淡雅，像是京都烤鲷鱼。

立野让女招待去烫一壶酒，她连忙点头，匆匆走了出去。没准她也在想，在料亭的单间里没见女人夹杂其中，只有两个男人光顾着说话，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事情要谈。

“那么，她现在几个月了？”立野像是又想起什么似的问道。

“快五个月了吧……”

“那样的话，可不能稀里糊涂了。”

其实秀树曾经买了本生育方面的书来读，书上写着如果要堕胎，就得在三个月内，再晚也不能超过四个月，一旦到了五个月，胎儿的身体就基本长成了，要堕胎非常困难。

“如果不赶快处理，那不就糟了？”

“可不是吗……”

说实话，只要一想起她肚里的孩子，秀树就焦虑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将自己的苦恼全都倒给立野。

“你已经对她说过希望把孩子打掉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都说过好几次了……”

“即使那样，也还是不答应？”

见秀树无言以对，又低下了头，立野轻轻地叹了口气：

“也不能用绳子捆住她强行拖到医院去，男人如果干出这种事情

就太丢人了。”

在这一点上，秀树持完全相同的意见：“男人怎么也制止不了一意孤行的女人。”

立野点了支烟，说道：“我有个老校友，玩女人那才叫一流。他说，女人你越叫她别生孩子，她就越想生。还不如求她给你生个孩子，她反倒不想生了。听说有个女人就是被他这么一糊弄，打掉了孩子。要不咱们也那样试试？”

立野想了想，又插了一句：“不过，到底行不行可就知道了。”

秀树慢慢地把头抬了起来：“我们，也没怎么干那种事情。”

“可是你们发生过关系，这事总赖不掉吧？”

“那，倒是有过……”

“事先没好好采取预防措施？”

“开始是预防来着，可她说不戴那玩意儿也没关系。说句不怕害臊的话，不戴那玩意儿感觉还真爽……”

“那样，可能性就更大。”

虽说总该采取点什么预防措施，可两情相悦之时，哪还顾得了那么多。

“你们还是有点大意了。”

“不过，她说以前从来没有怀孕过，用不着担心。”

“哎呀，事已至此，说什么也没用了。”

女招待端着烫好的酒走了进来，见秀树几乎连碰都没碰过桌上的菜，便问道：“您不吃点儿菜吗？”

并不是菜肴不合口味，只是一想到跟自己有染的女人眼下肚里的孩子日长夜大，秀树哪里还有一点食欲？

女招待将剩下的菜撤了下去，又送上炸木叶鲮和小海鳗炒芋头。

“不过，也真是搞不懂……”等女招待走开的当儿，立野随口说了

一句，“她那么一心一意，难道真想要个孩子？”

秀树对此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他曾反反复复揣测过她的心思，比方说三十八岁这样的年纪，转眼就奔四十了，她也许内心焦躁，急于想要个孩子。按理说，结过婚的三十八岁女人都有一两个孩子，而且孩子不是上小学就是上初中了。有时候，看到拖儿带女的朋友又怀孕了，她也就下决心要生个孩子。这种心情姑且可以理解，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。

就算怀上了，身为有夫之妇，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别的男人的孩子生下来吗？

如果把孩子生下来，丈夫就会知道她在外面偷情。她能作何解释呢？再怎么通情达理的丈夫，想来也不会对这样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说不定当场就会提出离婚。

原先以为她这么聪明的女人不会去做那样的傻事，可她要是怕离婚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没准她知道自己有了身孕，就打定主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了。

即便离了婚，只要有一定的收入，也不是没有办法抚养孩子。更何况，如果她丈夫那方面不行，根本没有生育能力，那现在不能不说是最后的机会了。

“说不定，你是中了人家的圈套？”

“中了圈套？”

“我觉得，她把你当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。”

“不会吧……”

秀树并不觉得她会有那种心思的女人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照这样下去，可不太妙啊。”

立野像是又想起了什么，低声说道：“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姓向井。”秀树先是脱口而出，随后加了一句，“叫向井东子，

写作‘东方之子’。”

“那她一直在东西出版社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你是怎么跟她认识的？”

“这个嘛，是她来采访的时候认识的。她们杂志有个购物方面的专栏，说是想了解最近日元升值对百货公司和超市有什么影响。”

“所以，她就直接来找你……”

“她以前好像就知道我们公司，这回通过我们那里的宣传部门，问能不能稍微给她介绍些情况，然后就跑来了。”

“女性杂志也登这类报道？”

“因为物价对女性来说，可不是无关轻重的问题。我也曾经认真学过经济方面的知识，对这挺感兴趣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净谈些工作上的事情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因为她送给我杂志，我想是不是请她吃顿饭……”

“是你约她的吗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“东子是个美女吧？”

立野此言一出，秀树陷入了沉默。东子虽说长得确实漂亮，却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的美女。她的个子并不怎么高，但身上没有一点赘肉，姿态也秀丽端庄。尤其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顾盼生情，打从第一次见面起，秀树就被她那舒展的额头和灵动的双目迷住了。

“你迷上了她，所以才觉得她漂亮吧？”

眼下这种场合，对此否定也好，肯定也罢，似乎都不太合适。

“得了，不去管它了，可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？”

说实话，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般地步，秀树现在想想还是百思不

得其解。

秀树过去对女人并没有特别多的想法。事业和家庭都对他如此眷顾,可以说事事顺心,或许年过四十,随着自己在公司里地位日渐稳定,反倒萌生了拈花惹草的念头。也可能是身为入赘女婿,难免要看岳父和妻子的脸色,所以想放松一下平日里压抑的心情。现在回想起来,秀树也还是弄不清自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。

一言以蔽之,这只能说是鬼迷心窍了,不过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,和东子的关系居然进展得如此水到渠成。

“那么,要不要我去见见那个女人?”

秀树被立野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一跳。

“直接跟她见面,试着恳求她回心转意吧?”

“不过,还是稍微等等吧。”

要是立野现在就出面叫她把孩子打掉,照东子的倔脾气,说不定反而会激起她的抵触情绪。

“到她公司去的话,能见到她吧?”

“我想她应该在吧……”

“你这段时间没见过她?”

秀树没去过她公司,最近打电话约她,她也不肯出来。

“可能她想见了面,我就会提打胎的事,所以存心回避。”

“可这事一天天拖下去,到时候就无法挽回了。”

秀树无言以对。此时女招待又走了进来,问他们要点什么主食。立野点了抹茶荞麦面,秀树也要了份同样的,女招待将空盘子放在铜盆里,端了出去。

主食也快吃完了,可问题却一点都没有解决。秀树迫不及待地:

“要不,我去调查一下她的情况。”

“什么情况?”

“家庭还有工作的情况……”

“看情况，也许见见她的朋友或者丈夫比较好，那样的话，说不定多少能打听到她想生孩子的理由。”

说真的，秀树到现在为止，对东子的私生活几乎一无所知。

“孩子的事嘛，最好还是想办法到她去检查的那家医院，好好向医生打听打听。”

“他们会跟我说吗？”

“你是孩子的父亲，照实这么说，人家会理解的。”

立野说完这话，往秀树和自己的杯子里斟上酒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先把这些事情办完，我们再开个作战会议。”

“麻烦你了。”

“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”

怎么能说没问题呢？秀树内心的不安丝毫也没有消除，不过跟立野这么一说，至少心情好了一些。

第二章 五月

和路上的行人相比,沿街的橱窗倒是领先一步变换了季节。

通往涩谷的青山大街两旁的时装店已经把秋装摆了出来,靠橱窗挂起了“夏装大甩卖”的条幅,可过往的行人多半还穿着短袖或是浅色的衣服。

论节气已经到了初秋,不过傍晚的大街上依然蒸腾着夏末的暑气。

泷泽秀树从地铁站出来,走在这说不清是夏天还是秋天的大街上,穿过一个十字路口,进了全部用玻璃幕墙装饰的大厦二层一家名为“WINDY”的咖啡馆。此时正值黄昏,夜幕还未降临。秀树很久没在这样的时候走进咖啡馆了,此时此地,都是今天约好见面的安达知佳指定的。

同立野分开以后,秀树决定重新调查一下东子的情况。他能想起来的知情者就是那位叫知佳的女子。先前虽然从东子口中听到过她几个朋友的事情,可见过面的只有知佳一人。一次跟东子约会之前,她正与东子商量工作,两人一同在酒店大堂等候秀树。见面之后,秀树邀请知佳一块儿吃饭,她或许出于客气,只寒暄了几句,就留下一